

集部

龜山集卷十二

宋 楊時 撰

語録三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為無病葢博學詳説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

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閑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他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稱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

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衞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横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

之亂外夷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

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髪左衽葢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葢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録之而况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葢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垢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

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北軍而入也號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亦不能決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為劉故為此說曰既知其皆為劉則此說尤為贅語為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

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亦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亦可謂幸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説告武后其瀕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

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隂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餘俗也觀髙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他少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髙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勃此語葢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亦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葢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令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為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其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

傳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却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

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據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禀事者公曰若是公事

明早来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塡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揺撼不動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令人只要

事事如意故覺見寛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寛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寛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

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畀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

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將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

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葢言其不以誠為之也令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

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别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皡皡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葢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人怒

瑩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為甚撬得太重及

紹聖時不知卻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兩冊所載者因
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
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
一調和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總腦便休亦不濟事
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宣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
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
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

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國

家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
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
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
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
則為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内
安樂其法度豈皆不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謂之
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順人心
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

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為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即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晩年詩多有譏誚神宗處若下註脚儘做

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

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真欲人之謗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葢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已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删過皆可以為後王法令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已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

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玆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令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令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分明令反謂他們亦嘗謗訕不唯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

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顔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有天下曰只説顔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来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寛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説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爲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閒了只嚴奉景靈宫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

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説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

號嗚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

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
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
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
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富於民之道如
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

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葢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

民間無異葢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而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

二分之息乎益末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至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沠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葢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忍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葢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葢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令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

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羸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為甚若只許土著人就本貫收養便易為檢察而其獘

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别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之手

又言吏有禄本要養其廉耻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為待之盡然亦須養得過方得若養他不過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為吏於此葢欲以活父母妻子故為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法吏之禄為過於

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勢須至乞覔如必若法司常平吏人重其禄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禄亦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禄皆不減十千彼有何事繁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禄乎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諭之冝其以為虚文而莫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亦不自

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若皆守法則法亦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而不許差輙差者徒二年然法當募上戶其傭二千錢逐州縣定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戶肯利若干錢而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勢須至彊使為之是名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敷令諸縣和買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

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勢亦須至抑派是名和買而實抑派也如此者皆法之不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令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宛轉為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

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葢如是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為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訃於魯縣子謂繆公哭之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修之問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訃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昏為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訃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葢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汩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

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議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他日嘗曰此

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

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著仕宦如何

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

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為他官逃此之彼彼亦宜有

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為人所羅
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
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
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
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晚又言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
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
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

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為臧倉所毁不遇於魯侯而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葢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為矜清貞之尤以致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以堯舜桀紂之事為不足較玆豈非其過乎曰其過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亦豈得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

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来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来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

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

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為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葢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别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

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逺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逺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

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西北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鼂錯説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西北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葢欲埽蕩西北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西北豈不勝如戰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虚名而受實獘乎亦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

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閒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兼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言朱公掞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

羈縻處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来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賛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為之誕敷

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禀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為逗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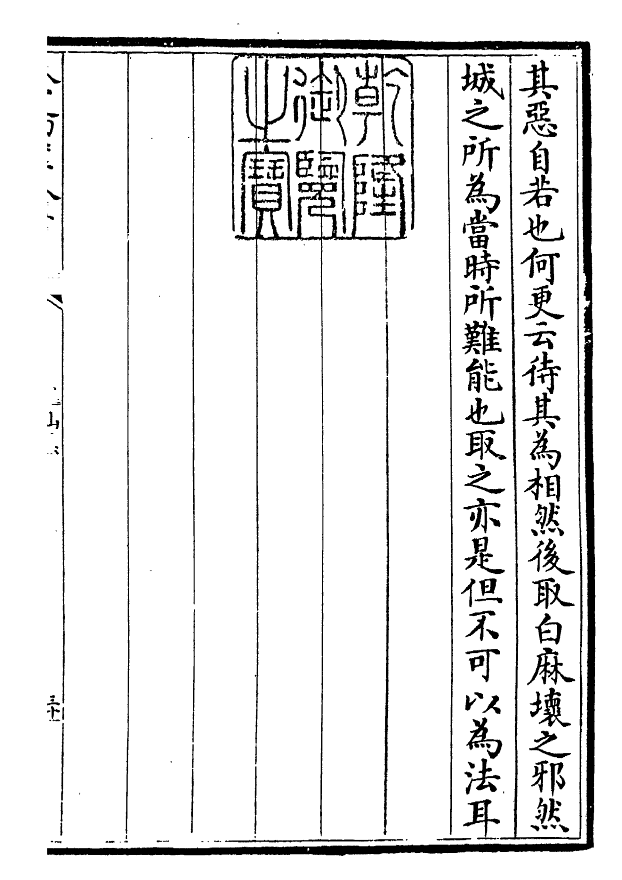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主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

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奸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

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



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壊之邪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龜山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史元善

龜山集卷十三

宋 楊時 撰

語錄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為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為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葢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絶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懐其核懐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

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眞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令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為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

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令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真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幷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眞宗時監司有以羡餘進奉者議賞内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羡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揚子雲作大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

變出於自然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

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

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駮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徳以類萬物

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葢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其物於鳥獸草木則為其物於身於物則為其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横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甞言自孟子

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横渠説更不肯
易才東邉扶得起又倒從西邉去此二人為常有疑焉
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
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為事而未有以救之
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

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去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説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若據此人天資直

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為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為政於魯孟子聞之為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葢望其能有為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葢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貌

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如今不用著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

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為事而無致君行道之心誰與

為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剌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之自誓不嫁為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

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强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徳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

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叟殺人皋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狥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

蹕事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毋忿疾于頑若忿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

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游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葢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説沛公燒絶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説項梁以韓諸公子横陽君成可立

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葢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葢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説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為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

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為說左傳曾道來後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卜年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為無不載者若鼎之為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莫之載

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罷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如丘明之説略無毫髮相類而况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為也

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静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

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歉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

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奬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眞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

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来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

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

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奪之此何

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

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葢天

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

意私意萬人萬様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纔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揚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他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

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為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偽眞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

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闊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讓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讓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内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

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毁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爲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爲天神應之爲乾重濁者下爲地神應之爲坤似此解釋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

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
張横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
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其舊作明道哀辭云通
闔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葢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
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
見問終說不到如其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此語其常
疑定夫學易亦恐出他荆公未得荆公於易只是理會
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

不比他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深父說易元無所見可憐
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
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
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
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天地之位定則
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地即輕清重濁之
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
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

來故千態萬變各自呈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張横渠闢老子有無之論莫有見於此否曰然纔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聖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

此方見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
有事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
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
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可
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方是
議論伯恩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而無害
為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正叔
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於

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們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籠臣

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勢須至於誅殛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能全身者葢以此某舊作中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有為不然人人說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悟但以力弱被王鳳才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敢與他放脚手做事

正叔在經筵潞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眞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他他又多悟入所以後來謗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義至如比其君狡童碩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舊疑來因學春秋遂知其意春秋書突之奔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葢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

故詩人目之為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巳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言人心巳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視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狡童誠不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歛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尹氏卒尹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為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

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葢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 辛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來至十月去

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神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

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巳自

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

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

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髙名厚利故也所謂不

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

髙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為

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葢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於百揆則百揆時序賓於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

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末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况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已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為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為戒不幸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

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他人到此須容情與他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他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他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為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眞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荊公葢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横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恩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横渠因何如此説據此説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恩説伯恩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為説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秋冬固不可為夏其

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葢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録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他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卻不如此問明道說曰只某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人便是明道

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為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為者乃是參彼已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

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莫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卻是以智為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

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

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為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畀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

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葢所以為大然其辭卻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葢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又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葢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巳也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荅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巳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邺然豈有殺賢人君子

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脱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葢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苟去乃所謂遲遲若他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

何以見其去他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龎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龜山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龜山集卷十四

宋 楊時 撰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顔子克巳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巳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

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顔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欲四者不行宜可以為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為難不已輕乎求其説而不得

荅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為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

大抵思之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眞起妄最初一念為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以作聖人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

葢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事之際或疑其

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也故經言天道皆

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說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

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

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

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

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見

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顔子亦有説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然先覺適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亦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

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乎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為孔子者何說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為妻五霸之所不容況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説也然當是時窮為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為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為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為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絶

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為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為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自索於形骸之内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蓋惟原壤而後

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為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巳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為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呂與叔嘗作克巳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八

荒皆在我闓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録去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葢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答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

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音不知

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答謂音字誤為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

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

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

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徧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

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葢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然其違道不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

問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

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矣葢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遯世進為撫世莫如舜退隱就閒

莫如顏然且有所執有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之則中庸者亦人之所易行矣

願究言之使學者有所適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為聖人以高

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己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顔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狐貉之

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答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為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為顏子之徒何也

答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

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葢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顔子徒宜矣

問毋友不如已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已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

答所謂如已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也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説

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同

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為謀
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君子可矜乎
答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
以一說該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為泰君子可泰乎

答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答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莊藝如冉求葢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巳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巳者猶在我而巳顔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説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巳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聞其直矣祝鮀之佞碩足以治宗廟者何説

答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子入太廟每事問葢儀章罷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藏於罷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葢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大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書言天

之歷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將所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

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略也

問洸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

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產者無常心茍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及其敗也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罔而問伐國如斯何也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夫仁之為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為固有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為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其非

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葢其功可錄也

答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所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晳之徒是也借如顔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答曰六徳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體動與靜述仁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效智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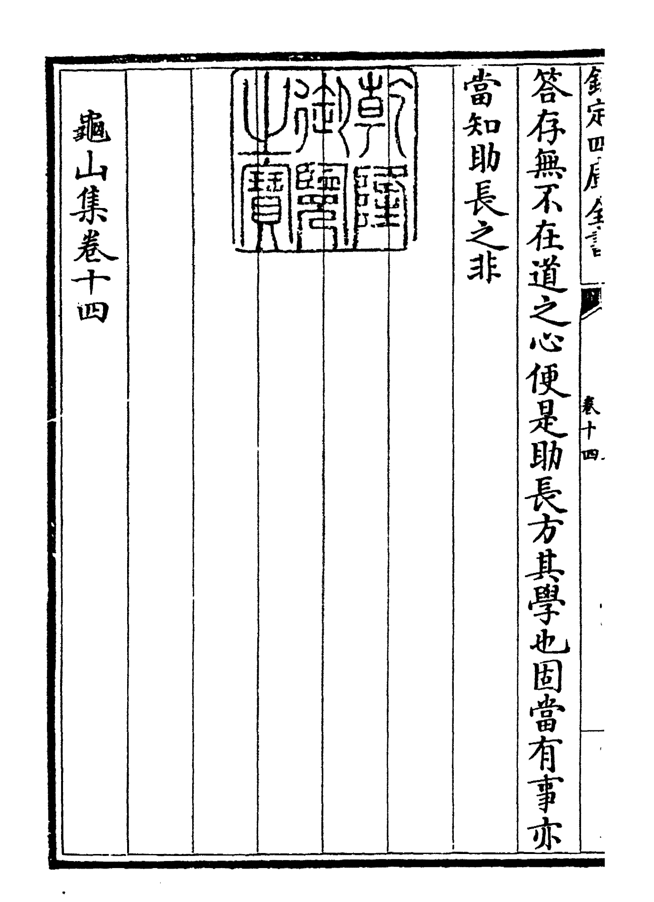
答言意未能體仁智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答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

此言未能體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仁守也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



答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龜山集卷十四